

## 二十二點二十七分

清楚記得那是一個陽光和煦且安謐的午後，手機震動響起，接起來後，電話另一頭，人在海外的爸爸劈頭就說：「趕快去請假，爺爺快不行了。」轟一，我的腦袋裡一片混亂，「大伯打來說爺爺今天可能就撐不下去了，你趕快回家，爸爸已經訂好下午回台灣的機票了。」掛掉電話，看向外頭的天空，天氣好得讓我有種剛剛一切都是錯覺的想法，只有通話記錄告訴我，這是真的。明明我也才偷懶一天沒打回去，明明上次視訊還好好的，怎麼就沒辦法再跟你講話了呢？

「喔咿咿咿□」救護車尖銳的聲音劃破夜晚的安寧，二十二點十分，大家進進出出，只有我坐在阿嬤旁邊，看著阿嬤仔細地順著衣服紋理一針一針的縫著上衣的口袋，嘴上一直重複著「口袋不能空空」，專注的神情彷彿在唸什麼咒語。葬儀社的人已經來了，大家亂成一團，看著你被送進來，畢竟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了。「爸，我們到家了。」爸爸和大伯喊著，「二十二點二十七分」葬儀社的人宣布這個數字。很久以後，久到那天的事都差不多忘了，唯獨這兩個數字對我而言，就代表著童年無三尺浪的快樂結束了。似無所見，又非視而不見。

我們跪在地上，聽著別人叫我們兄弟姐妹輪流叫「爺爺，回家了」，一切的一切都好像電影，一場安靜的默片，沒有任何聲音，又是如此的不真實，以至於我沒有想像中的痛哭。阿嬤把縫好的西裝拿來，裡面儘可能地塞了值錢的東西，從結婚到現在阿嬤一直都是把整個家顧得很好，也把你照顧得很好，大家都知道的，阿嬤也自豪著。看著西裝筆挺的你，大家都忍不住地讚嘆果然很帥氣。

入殮前，我每天都在你旁邊，在最後的時間裡跟你說說話，你的手好冷，

每次我喊熱的時候你都嘴上說著明明就沒有很熱，但還是會悄悄地替我調低冷氣，現在阿嬤說冷氣要一直開著，不曉得你會不會寒到；看著你在醫院因為輸氧而腫起的身體，跟生病時瘦骨嶙峋的樣子簡直判若兩人，大家都說你這樣比較有福相，看起來健康多了，也更快活了。

那幾天，我們都在聊著小時候的事情，我們姐弟三人都是你一手帶大的，想起小時候，補習前你總是先為我們包鮭魚壽司，怕我們餓到，每顆都包得整整齊齊，跟姑姑聊過後我們才知道，原來小時候姑姑也最喜歡你包的鮭魚壽司，尤其加了你的特調醬料，那時我才知道為什麼自己包的總是少了點味道，可惜你以前總是捨不得讓我做事，所以那份獨有的美味只能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每每阿嬤看到冰箱裡你為我們留的鮭魚壽司時都吃醋地說，只有我們家是爺爺在孝敬我們，我們聽了高興得很啊，甚至以「爺寶」為傲，代表著這份獨特的偏愛是我們專屬的。

告別式用的照片是我自告奮勇去找，在找照片的過程中，我們翻到了好多你以前的照片，你從來不曾主動給我們看過，那些你年輕時出去玩或領獎的照片，數都數不清，我們索性拿了一個袋子裝著所有的照片，帶去讓阿嬤挑選。後來的每天，阿嬤都會不厭其煩地拿出那些照片來跟我們說嘴，「爺爺穿西裝很緣投駒！比他們主任體面多了！」「爺爺生病之前有點肉比較好看，穿西裝多挺啊，旁邊的人衣服看起來都皺皺的。」我們都笑阿嬤不能這樣說別人啦，可聽著聽著，我竟也好像看到照片裡的你對阿嬤的偏心露出寵溺的表情，你一直都是個話少的人，阿嬤老是抱怨你什麼都不說，就像你生病痛苦的時候也都不讓她知道。

入殮那天，我們起得比平時都早，看著你躺進去阿嬤幫特別幫你挑選的新家，精美且不失大氣的雕刻，襯托著本就氣宇軒昂的你更加帥氣，那天之後，

我還是盡可能無時無刻地待在你身邊，不願意離開那個空間和家裡，或許是心裡還沒調適好吧？畢竟到處都是你的影子，都有你帶我們走過的痕跡。

靈堂沒有很盛大，卻是莊嚴肅穆，就像你一樣，不多話、不虛華只是靜靜的，卻彷彿被溫柔包覆，你的朋友們陸陸續續地來上香，也趁最後的機會跟你說些話，我不禁想，你聽得到嗎？大家都說聽覺是最後才消失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許只有你才清楚吧。

摺庫錢的手沒有停，思緒卻凝絕，對於不善表達情緒的你，我似乎不怎麼了解，相對於常常唸我的阿嬤，你是最疼我的，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在高雄的這段日子，我常常累的時候就打電話跟你抱怨，故意說自己沒吃飽或者是又生病了，就想聽聽你唸唸我，說句「你怎麼長著麼大了還要讓爺爺擔心」好像你在我身邊一樣，然後才會心滿意足地掛掉電話。

在懊悔著不擅聊天的我，沒有好好多跟你說些話，聽聽你聲音的同時，也慶幸上天有給我最後的機會，讓我有機會從大家的口中，好好了解你的過去。阿嬤總說：「爺爺做人很溫柔」，在熙來相往的人之中，很多人都受過你的幫助，有一個叔叔來看你的時候，阿嬤還特別招待他，說他是以前你幫助過的人，聽說你在台北讀書的時候只是請對方吃碗貢丸湯，就讓他惦記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你年輕時也是個好客大方的熱血青年，然而你也讓我看到一頓飯可以串起一份情。

後來陸陸續續也來了一些人，像是你的哥哥，我應該有十多年沒看到他了，看到他就會想起小時候你都騎著機車帶我去他們家的文具店挑買那些可以拿來炫耀的自動筆，還有你的姐妹，聽說他們是從台北趕下來的，一來就紅了眼眶，讓阿嬤看了好生氣，還一直向我抱怨，就是不想他們來哭哭啼啼，你明明就是很安祥地走；那幾天阿嬤總是逢人關心就回答：「幸好他沒有什麼痛苦

就走了，不像很多人都拖了很久，拖越久就越痛苦，像醫院裡睡他斜前方的那個老人齣……。」

頭旬、二旬、三旬……，時間流逝著，一次一次的儀式完成，離你出殯的日子也越來越近，天氣依舊晴朗，偶爾我也會想，原來世界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離開而改變，它的運轉正常到我以為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留在台南的兩個禮拜裡，大部分的時間我是平靜的，或許也是因為這個空間有你、有阿嬤、有回憶。

你的新房子，是阿嬤親手挑的，大到房子格局，小到磚瓦的顏色都要親自確認，阿嬤說這是要給你住的，所以房子得夠氣派，我和妹妹是見識過的，談論這些的過程中，我一直有種彷彿你就在旁邊靜靜聽我們說話，偶爾點點頭表示同意阿嬤的意見，像一直以來的那樣。

這兩個禮拜以來大概是我出生到現在看過最多親戚的時候，爸爸好久沒有回家這麼長的時間了，連很少跟我聊天的大伯也主動跟我攀談，更不用說跟我最好的姑姑；大家都為了你重新聚集在一起，這樣你應該也可以放心了吧，雖然你無法說話，但我可以猜到，你一定很開心可以看到全家人都聚在一起的畫面，只可惜這個畫面少了你。

火化的那天，天空只是微陰，時不時飄著毛毛細雨，親戚們依序去了火葬場，再去靈骨塔，我們這些後輩只是被帶來帶去，等著長輩們對我們發號司令，叫我們喊一下爺爺，過程我已經不是很記得了，但是在火葬場吃到的糖果卻甜膩的讓我忘不了，又或許忘不了的是小時候那份回憶的味道。

告別式上，我們這輩的小孩依著大人們的指示一一向前來悼念的賓客們致謝，雖然不知道已經彎了幾次的腰微微發酸，不過卻也為你有著這麼多朋友前來道別而感到自豪，儀式進行中，司儀朗讀著我和姑姑寫的悼文，內容無非是

對你的想念，那是我回高雄的期間寫出來的。離開台南，一切對我來說都好遙遠，情緒亦然；結束後，阿嬤帶我們一起去家裡附近的素食店吃午餐，說是完成最後的儀式，我和妹妹則說好去你以前常帶我們去的台糖福利社買冰棒，一切如常，一切日常。

回到學校後，情緒的波動被沖淡，跟距離成了反比，我依舊上課補進度讀書趕期末，依舊同朋友一起吃飯唱歌笑鬧，依舊過著你離開前的生活，好像這兩個禮拜只是一場已經醒過來的夢，夢的內容甚至不記得。

直到休業式那天，回到宿舍看到桌上刻意擺著的你的照片，我才回想起來，這場有你、有大家的夢。